賈子次詁

賈子卷弟十一　外篇上

正定王耕心次詁

陳治安大計疏一

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宅背理而傷道者難徧㠯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㠯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㠯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㠯承祖廟㠯奉六親至孝也㠯幸天下㠯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㠯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㠯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亡㠯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㠯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㠯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㠯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㠯危爲安㠯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㠯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
埶㠯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㠯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㠯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悳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㠯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
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
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

爲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虜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㠯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㠯安後世將如之

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
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
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㠯芒刃臣㠯爲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㠯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㠯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㠯次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㠯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
子孫也所㠯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㠯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
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
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
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

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㠯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㠯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㠯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虖非亶倒縣而
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㠯上不輕得
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㠯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㠯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㠯天下之大而困
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㠯臣爲

屬國之官㠯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㠯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㠯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㠯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㠯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㠯被牆古者㠯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㠯緣其領庶人孼妾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

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吕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吕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

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㠯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㠯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㠯衞翼之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
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
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㠯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㠯明有孝也行㠯鸞和步中采齊趨
中肆夏所㠯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㠯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㠯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敎之獄
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
㠯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㠯

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㠯勸善刑罰㠯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虖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㠯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㠯禮義治之者積禮義㠯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㠯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㠯德教或敺之㠯法令道之㠯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㠯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㠯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艸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旤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

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㠯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㠯黥劓之辠不及大夫㠯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㠯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㠯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

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㠯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㠯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㠯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㠯加此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
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亡恥謑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己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吕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
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
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吕諱之也尚
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
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縳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憙嬰㠯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㠯遇其臣而臣不㠯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杖義故可㠯託不御之權可㠯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諫使民顧租鑄錢疏二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㠯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㠯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㠯御輕重錢輕則㠯術斂之重則㠯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㠯作兵器㠯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㠯臨萬貨㠯調盈虛㠯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㠯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吕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吕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剡手吕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㠯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
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請封建子弟疏四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㠯
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㠯餌大國耳不足㠯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㠯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㠯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㠯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㠯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㠯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㠯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㠯北箸之河淮陽包陳㠯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㠯扞齊趙淮陽足㠯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㠯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㠯成六國之旤難㠯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寍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論積貯疏五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

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㠯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㠯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虖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㠯攻則取㠯守則固㠯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㠯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校詁十一

陳治安大計疏一 見漢書本傳舊題作陳政事疏或作治安策㠯疏爲策流俗所加非也惟作陳政事亦非定名今詳考本傳更訂如文大計卽疏內所謂大數也疏內流涕二節㠯匈奴之禍無已時爲一事㠯已有制之之術而上不使爲一事王伯厚疑有缺文欲㠯論積貯疏當其一近世桐城姚氏又疑二爲一字之誤皆非也長太息六文缺其一西山眞子嘗補㠯新書等齊篇姚氏意不謂然欲補㠯論積貯疏皆非確論論積貯疏乃賈子之絕筆別爲一篇非此文所有此文所缺乃諫放民鑄錢一事爾其說別見鑄錢疏下若顏師古王伯厚直謂長太息六惟存三事佀未嘗一考本文者則不解其何說已

長太息 漢書如文新書太作大小之大盧氏曰大息者歎息之大也俗本作太息非思按盧

說本顏師古見漢書高帝紀然高紀作大賈疏不妨自作太新書作大未必果屬賈子之原文且太義足吕兼大而大義不足吕兼太顏氏依文爲解殆非確詁又戰國策春申君曰先生大息矣謂宴息也據此則作大息義既未安且與宴息之義相殽尤非至當不易之說今與內篇各仍原文藉備參考非必許顏盧之說也

未及然

漢書如文新書然作爇愚按然正文爇重文其字不見說文或吕爲古文非也

衡決

漢書如文新書衡作橫愚按二文音義同

搶攘

二文吕讀鏘穰爲正音吕讀傖猛爲通聲謁轉之音顏師古必舍正音從謁轉謬矣蓋顏氏於六書音韻皆非所長故於漢書音訓文字往往偏徇流俗而音韻尤甚此其一也

吕幸天下

漢書如文新書幸作宰愚按二文皆通而宰義尤美疑漢書爲形近之誤

立經陳紀

漢書如文新書潭本經作編愚按二文皆通

輕重周得

漢書周作同新書如文愚按周徧也其義覩同爲優漢書乃形近之誤今改正

舜禹復生

漢書作禹舜新書同丁先生曰舜先禹後不亙倒置姚氏校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十此者虖

漢書如文新書序作乎或謂說文序訓孝序乎訓語之餘其音亦有陰陽之判語詞之乎當以說文爲是其說當矣然漢書告成遠在說文之前其以乎爲序當別有所本且全書皆然尤非偶失可比此文既出漢書一切文字自當以漢書爲主即屬古文通假亦無遺議今仍原文後皆仿此其有差謬仍隨文訂正非事說隨也

漢所置傳相漢書漢下有之字新書如文愚按之衍文新書是也今刪正

諸侯王漢書侯下有之字新書如文愚按之衍文新書是也今刪正

偏置私人漢書如文新書同盧氏曰俗本漢書偏作徧非愚按盧說是也

必孳漢書孳上加艸新書如文愚按說文孳上不加艸新書是也今改正

廛得舍人漢書如文俗本廛上無點愚按說文廛少劣之居也上無點世無其字此僅字之通假也

宰制漢書宰作帝新書如文俞氏曰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愚按漢書此文乃以形近致誤俞氏專據白虎通以宰制爲詁亦非宰者主也長也故周禮天官之長曰冢宰一邑之長曰邑宰荀子曰心者道之主宰陳平

日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內史記禮書亦曰宰制萬物則宰之爲主其義甚箸自說文失載本義反㠯罪人爲說後乃昧昧耳新書作宰猶賈子之原文今據改正新書雖多妄竄其遺文墜說猶時存賈子之舊有足補正漢書所誤者此其一也殃既至所移姚氏曰殃既在下則骨肉抗到設移於上或危社稷皆象理解漢書象作眾新書如文愚按作眾乃形近之誤新書是也今改正象理解詁義尤精決不當誤也迺在漢書如文新書在作機愚按在讀爲機其祖之分地漢書無其字新書如文是也今補正慮莫不王漢書慮莫作莫慮新書如文是也今改正下無倍叛漢書叛作畔新書如文愚按畔屬通假非也今改正柴奇開章漢書如文新書作棧奇啓章愚按見內篇盧氏說啓乃賈子原文後㠯避孝景諱改爲開今仍漢書原文待遺腹漢書待作植新書如文愚按卧赤子天下之上言天子幼弱也朝委裘言上無天子也待遺腹則在有無之閒矣曰待謂赤子猶未生也如作植是已有其人且與上文卧赤子無別矣作待是也此乃賈子之原

文班氏刪聿更訂謬已今據改正五業附漢書如文新書業作美愚按二文皆通大𤸇
漢書瘇作瘇新書作瘇愚按瘇音瘇時剪切說文瘇爲正文瘇爲籀文獨無瘇字蓋从重乃後世增益字
漢書呂形近致誤也今改正惠王之子漢書脫之子二字盧本新書如文是也今補正辟
且病痱漢書如文新書辟作躄愚按辟正文作躄音躄必益切人不能行也見說文辟屬通假躄
則重文也今仍原文而困於一縣漢書無而字新書如文愚按而字必當有漢書脫文也今
補正畜兔漢書兔上加艸愚按此乃說文象形正字加艸非也今改正孼妾漢書孼作嬖新
書如文是也今改正臣之所謂舛漢書無之字新書如文是也今補正併踞漢書踞作
倨新書如文愚按倨傲也踞蹲也併傲非辭作踞是也今改正慈子嗜利漢書嗜作者新書如
文愚按嗜爲正文見說文不當通假作耆新書是也今改正姦人幾幸漢書如文新書幾作
冀顏師古曰幾讀曰冀羣臣至疑惑漢書作羣臣眾信上不疑或實應劉台拱言當如文

傳寫者誤倒是也今改正
生長於楚
漢書楚下有之地二字新書無是也今刪正
知妃色
漢書如文新書妃作好懸按知妃色謂知男女居室也作好蓋形近之誤盧氏謂此乃約其年歲之所至確矣或㠯爲必當作好非也今與內篇各仍原文別詳內篇保傅
所學之官
姚氏說當依大戴禮作宮兪氏說官當如文乃古文館字是也
不忍其死
漢書忍作食新書如文愚按作食與下文復殆不可通新書是也今改正
而禮也
漢書禮下有之字新書如文是也今刪正
輸之司寇
漢書如文新書司寇作司空盧氏㠯司寇爲誤說見內篇等級愚按盧說雖有據而諸本漢書無作司空者此既如文下文亦云司寇小吏則漢書自作司寇非誤也今與內篇各仍原文㠯備考
謑詬亡節
漢書謑詬作奊詬新書作奊苟亡新書作無愚按謑詬二文漢書新書及徐鉉說文注形聲差謬皆不足據近惟姚氏姬傳所校至確又㠯未加精析致後學仍徇舊說反無定論非詳事考訂且無㠯解學者之惑考說文謑詬恥也謑亦从奊作謑詬亦从句作訽謑胡禮切音如奚上詬訽呼

寇切音如躬去又矢部臾文詁曰頭衰欹臾態也从矢圭聲徐氏曰胡結切其音如絜矩之絜顏師古漢書注翻音亦同據此則臾爲誤文之通假且犬居弟三音如不同卽不當通假義恐相涉更當直用本文或从言作誒目示別今皆不然反滋煩惑此漢書新書之誤也臾文既从圭得聲其音亦當讀如奚上與誤誒無別目圭字正音本與雜近今東南諸道猶存此音惟中原自江淮目北皆讀如歸絕不知有正音耳顏徐失考直目絜音爲注此又漢書說文釋音之誤也且誤訴雙聲歟臾疊韻尢爲誤臾同音之顯證顏氏徐氏皆不達此義不可解也漢書新書目二文同音故取爲通假如非同音尚何通假之有二文形聲既目通假致誤當仍目改从正文爲是今輒从臾作誤目定字形仍讀奚上目定字聲目通假致誤者郎目不通不假正其誤庶無歧說矣惟作誤者所目題二文之正變若直作誤則去通假之文太遠轉恐無所發明矣新書訴作苟義亦可通目與漢書異同今所不取亡字亦仍原文目符漢書字法通例惟期折衷至當不欲徒事更張也

挺之 新書挺作摩漢書如文是也今仍原文音搊尸連切

大何

漢書如文新書何作訶愚按當讀爲訶顏氏惟以問爲訓非也而自弛姚氏曰弛者解去其職也師古云自廢而死非俞氏讀弛爲緩說近迂曲非也主耳忘身漢書如文新書耳作醜愚按作醜不辭非也

諫使民顧租鑄錢疏二見漢書食貨志此疏乃陳治安大計疏六太息之一班氏以別入食貨志故彼文從刪說詳下文

臣誠傷之漢書如文新書銅布篇無此四字別作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十字愚按此疏乃陳治安疏六太息之一班氏以別入食貨志故刪去長太息句又以而行博禍下文無結束復易曰臣誠傷之四字蹤迹宛然殆不可掩後世論治安疏者惟知有欽文而不知其所以鈇非也孝文五年已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次年賈子還爲梁太傅陳治安疏即上於傅梁以後此文即在彼疏之內無疑眞子失考欲補以等齊篇不知等齊篇文辭卑亢失告君之體決非彼疏所宜有亦不足當太息之一也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見漢書本傳

取國代王漢書王作主新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請封建子弟疏四

見漢書本傳

豪植 漢書如文新書植作橫愚按植義亦通今仍原文

論積貯疏五

見漢書食貨志姚氏曰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愚按賈子㠯孝文六年徵拜梁太傅只十二年卒孝文六年漢興僅三十三年其十二年漢興適三十九年此疏既云漢之爲漢幾四十年自當上於孝文十一二年之間最在所陳諸疏之後蓋賈子之絕筆也若在六年已不得云幾四十年如在二年則漢興裁二十九年尤與疏文不合班氏失考輒置此疏於孝文躬耕籍田之前通鑑亦不考原文年分㠯沿襲致誤皆非也姚氏謂上於長沙召回時庶幾近之惟不知此爲賈疏最後之文乃欲取㠯補陳治安所缺亦非也又孝文二年爲漢興之二十九年姚氏㠯爲二十七年亦誤

癝癝 漢書作廩新書同姚氏曰此即稟稟字說文本作廩隸省作稟此又假借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愚按此爲癝文之譌省校讐家所謂壞字也姚氏㠯假借爲解疏矣今據說文改正

賈子卷弟十一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二　外篇下

正定王耕心次詁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

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㠯自珍偭蟂獺㠯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辜也厤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

服鳥賦七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身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虖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㠯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㠯敗越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
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
物亡不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
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億
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
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不吕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吕疑

旱雲賦八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竝起嵬隆崇吕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佀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摶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侯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

宛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狠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炤炤而無穢隆暑盛其無聊兮煎沙石而爛渭湯風至而含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憒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鉏耨而下淚憂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穉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

違節陰氣辟而畱滯兮厭暴至而沈沒嗟虖惜旱太
劇何辜於天無恩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
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
憭兮慄兮㠯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
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

虡賦九

攷太平㠯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㠯刻鏤舒脩
尾之采垂舉其鋸牙㠯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妙彫文㠯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
負大鐘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攖擊拳㠯蟉虯負大鐘而欲飛

校詁十二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見史記漢書本傳題名依史漢訂如文文選作弔屈原文非也

烏程嚴氏可均言文選題名當本賈集尤誤賈集乃後世所次不得更在史遷之前也文選有序亦見史漢本傳今不錄此賦諸家多異同惟漢書近是今所訂㠯漢書爲主且備列異文㠯俟考漢書有誤乃別事糾正

恭承 史記恭作共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竢罪 史記竢作俟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顏師古曰竢古俟字待也 仄聞 史記仄作側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顏師古曰仄古側字 自湛 史記湛作沈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顏師古曰湛讀曰沈 迺隕 史記迺作乃文選作乃殞漢書如文是也愚按隕墜也作殞後世增益字 烏虖哀哉兮 史記烏虖作嗚呼下無兮字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顏師古曰虖讀曰呼 鴟鴞 史記鴞作梟文選同漢書如文同毛詩是也 世謂至

蹻廉 漢書無世字餘如文史記有世字文選同隨夷涸史記作伯夷負跖蹻作盜跖文選涸廉上皆有爲字愚按世謂小人流俗之世無世字非也今補正餘如文

爲鈍 史記鈍作頓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于嗟默默 漢書如文史記默作嘿下有兮字文選于作吁愚按于讀爲吁毛詩皆如此古文通假字也嘿字說文無諸兮字漢書皆在下句下史記皆在上句下漢書是也今訂如文後至獨離此咎皆仿此

亡故 漢書如文史記亡作無文選同愚按亡讀爲無古文通用

斡棄 史記棄作弃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寶康瓠兮 史記寶上有而字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章甫薦屨 史記如文漢書甫作父文選屨作履愚按儀禮作章甫是也屨履義皆通今从史記如文

嗟若 史記文選若皆作甘苦之苦愚按嗟若見周易作若是也今改正說見胡氏克家文選考異

誶曰 史記作訊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誶告也見爾雅毛詩又讓也訊見說文音粹雖遂切訊問也亦見毛詩傳音信息晉切此二文音義之眞也而其義正相反音亦迥別不當通假經史百家之文往往殽雜不分者旨六

朝行楷俗書卒作卆卂作千字形僅有微別遂致傳譌至今音義及字書諸家不加詳考徑㠯不當通假者爲通假謬妄甚矣近世江愼修戴東原頗知二字之別佀仍未達其致誤之由非也此文當作誶告之誶今仍漢書原文史記文選皆誤

國其至知兮

史記吾作我文選同史又無兮字漢書如文是也

獨壹至誰語

史記作獨堙鬱兮其誰語漢書句上有子字文選如文是也今刪正

鳳縹至逝兮

史記縹作漂文選同逝史記作遰漢書如文愚按縹漂當作飄諸家皆通假字逝正文作遰亦通假字今从漢書如文

夫固至遠去

史記引作縮文選無夫字漢書如文是也

沕深潛

漢書深作淵史記如文文選同是也

偭蟂獺

史記作彌融爚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漢書是也史記之文詭異不可曉顧野王雖強爲之說非也

所貴聖人

漢書無人字史記如文文選同是也

自臧

史記臧作藏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臧古文藏字漢書是也

使騏至羈兮

漢書騏驥作麒麟無得字史記無而字文選如文愚按史漢皆有差誤文選是也今如文

般紛紛　史漢文選皆如文惟顏師古說當从丹青之丹愚按顏說非也古文史漢皆作般蘇林音盤孟康李善皆曰盤桓爲解謂戀戀不去反爲義人所搆耳爲文从舟楫之舟从丹之字獨見玉篇蓋後出之譌文舟不足據經子百家書皆未嘗用惟司馬相如封禪書有之然封禪書字古書亦作般从丹之文殆亦顏氏所改且强爲之說皆非也今仍曰古文爲定

離此郵　史記郵作尤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郵尤同義古文通用或曰尤爲正文亦非說文本訓今訂如文

夫子之辜　漢書辜作故文選同史記如文愚按作故失韻且複上文史記是也今訂如文

厤九至君兮　史記厤作网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鳳皇至仞兮　史記仞下有之上二字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之上衍文漢書是也今訂如文

覽德至下之　史記煇作輝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从火正文見說文从光後出字今訂如文

險徵　史記作微細之微漢書作徵驗之徵文選同愚按漢書是也史記亦形近之誤今訂如文

遙曾至去之　史記作搖增翩逝而去之漢書曾作增文選如文愚按史漢多

誤如渻訓會爲高文選是也今訂如文豈能至巨魚史記無巨字漢書無能字文選容下

有夫字之下有巨字愚按夫字衍文巨魚之說本莊子無能字義亦未安今訂如文鱣鯨史記鯨作

鱏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今如文螻螘史記螘作蟻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今如文服鳥

賦七見史記漢書本傳文選服作鵩後出之字文多異同亦㠯漢書爲定與度湘賦同單閼

之歲漢書如文史記有兮字文選同愚按史記篇內上句皆有兮字漢書無是也蓋度湘賦偶寄選

謫之慨故其文效屈子此賦所陳悉道德性命之奧故其文效荀子樹義不同此文格遂異漢書所錄蓋猶

賈子之原文史記㠯後辭賦家不解此義皆視此與度湘賦同疏矣篇內諸兮有無今悉㠯漢書爲正後

不復出日斜漢書如文文選同史記斜作施今定如文服集余舍漢書如文史記余作

子文選同服文選作鵩愚按二文義同今定如文下仿此來萃漢書萃作崒史記作集文選如文愚

按文選是萃字周易毛詩皆如此無事別求異文也史記複上文允謬識言史記識作策漢書如

攴文選同是也

入室 史記室作處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問于子服 史記作請問于服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子服者加吕美稱顏師古說是也

其𤇾 史記𤇾作菑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𤇾正文菑通假也今定如文

淹速 史記速作數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漢書是也速乃正文數亦讀爲速通假之字

服迺太息 史記作服乃歎息文選作鵩迺歎息漢書如文是也

請對 吕臆 史記如文或本臆作意漢書作意文選如文愚按作意皆誤文選是也李善注請吕臆中之事爲對允矣臆胸臆乃說文之正字史漢皆作意而仍讀爲臆是惟恐天下無事矣不可解也

固亡 休息 史記亡作無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

斡流而遷 顏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愚按顏說至確今俗皆讀烏括切非也見史記考證顧炎武說

變化而嬗 史記變化作化變或本亦如文漢書如文文選嬗作蟺愚按顏師古從蘇林說謂即禪代字合韻音嬋是已然其文實兼傳變二義女子者傳發之主宰故爲文从女惟形氣轉續然後足吕爲傳變若形氣不續何何傳變之有形氣轉續則傳

變不可勝窮此指三才萬象而言極近一先佛生死輪轉之說其義恢宏無垠韋昭詁乃專目一蚩爲牏妄

矣今定嬗音蟬時遞切與禪悅之禪音同此乃古文之正音顔氏目爲合韻非也今讀如纏方俗之譌也

此文義則爲傳變音如上說音義皆如顔氏說惟稍事推闡爾蟺與蟬亦同文**沕穆亡閒**史記

亡閒作無窮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彊大**史漢皆如文選彊作強愚按彊正文強通假作彊是也

越棲會稽史記如文文選同漢書越作粤愚按吳越南粤不當通假史記是也**霸世**漢書

作伯史記如文文選同是也今从史記**囘薄**史漢皆如文文選同作迴愚按囘正文是也迴後世

增益字**震盪**史記作振蕩漢書作震蕩文選作振盪愚按震盪字見左氏春秋震吕从兩爲正盪

吕从皿爲正餘非也今訂如文**糾錯**史記作錯繆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大鈞播物**史記

作大專槃物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史記之文雖出通假別無所見蓋由傳寫索隱說尤迂曲非也今定

如文**坱圠**史記圠作軋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天不可預慮**史漢預皆作與文選如文

愚按二文義皆可通然惟不可預慮故遲速之期不得知則呂作預爲勝李善引鵩冠子爲解其文正作預柳子厚呂鵩冠爲僞謂其文恐本此賦文既本此轉可爲此賦字句之確證則原文作預審矣今依文選訂如文預謀字同

下**烏識其時**史記烏作惡文選作焉漢書如文愚按烏惡同文烏焉同

義今定如文

何足控摶史記如文文選同漢書摶作揣愚按摶正文揣通假史記是也今訂如文控摶之義古無確詁大率引持把玩之意猶俗所謂摶弄也詳灼不考六書音韻惟从漢書呂揣量爲解非也

小智自私史記智作知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智正文知通假漢書是也呂知爲智雖經典通用字亦不必專舍正文別取通假也

達人大觀史記達作通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貪夫殉財史漢殉皆作徇文選如文愚按此義本莊子莊子作殉左傳禮記同是也今从文選訂如文下殉名仿此

烈士殉名漢書烈作列史記如文文選同愚按烈士貪夫對待之文作節烈之烈是也列士猶眾士也殉名非眾士所能解半字之異遂關得失則漢書之謬不容不正矣品

庶馮生史記如文漢書馮作每文選同愚按史記此文屢見皆作馮其義尤長是也今訂如文

意變齊同史記意作億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意變齊同乃折衷毛善不為外撓之義作萬億之億淺矣其字亦與下文積億複史記三家注皆無論說其誤可知今定如文

愚士繫俗史記愚作拘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僒若囚拘史記僒作擱文選作窘漢書如文愚按三文義皆可通今从漢書原文惟僒字古音義皆荒詭無稽亦未嘗別見他文疑實古文俗字如許叔重所彈者史記校注所論精矣校注定其音義皆如窘是也

眾人惑惑史記惑惑作或或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好惡積億史漢億皆作意文選如文愚按觀李奇說作億是也史漢皆誤今从文選訂如文顏氏失考仍呂合韻為說謬矣

真人恬漠史記恬作澹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釋智遺形史記智作知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

得坎則止史記坎作坻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坎止之義易家之古訓作坻呂示異非也今定如文

其生兮若浮史記作其生若浮兮漢書

如文文選同是也今定如文其死兮若休史記無兮字漢書如文文選同是也澹虖至之靚史記虖作兮靚作靜文選虖作平靚作靜漢書如文虖愚按虖說見前作靚通假字今仍漢書原文汜虖史記作汜兮文選作泛乎漢書如文是也自寶漢書寶作保史記如文文選同愚按作保非也不自寶乃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義不自寶可也不自保謬矣修身齊家皆所以自保清靜無爲亦所以自保也班孟堅未究道德之微故任意更訂附不知二字得失懸絕不可通融也今定如文養空而游漢書游作浮文選同史記如文愚按作浮謬甚此游正莊子所謂虛而遨游者斷以道家至論決無作浮之理又與上文字複其誤審矣今訂如文細故蔕芥史記蔕芥作蠆薊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蔕芥正文蠆薊通假漢書是也今定如文旱雲賦八見古文苑近世嚴氏可均全漢文亦有校正本覲賈子集稍詳運清濁古文苑清作混全漢文如文是也而合沓兮古文苑合作給全漢文引文選謝朓敬亭山詩注作合是也今改正揚侯怒全漢

（文侯作波古文苑作侯侯是也今改正）隆暑至聊兮（古文苑作隆盛暑而無聊兮全漢文同文選陸機從軍行注引此如文是也今改正）垂拱而無事（古文苑事作聊全漢文如文是也今改正）憂疆畔（古文苑如文注曰疆一作壤）虞賦九（原文佚不傳今所存弟一節見藝文類聚弟二節見初學記弟三節見太平御覽近亦並見全漢文說詳旱雲賦下虡古文苑作簴全漢文作虡愚按正文當作虡見說文簴虡皆後出之字今从說文改正）攷太平（古文苑如文全漢文攷作牧愚按作牧不可曉如文是也今改正此節全漢文吕為賦藝文類聚吕為銘而文體不類恐有傳譌今从全漢文仍作賦）舒脩尾（全漢文脩作循愚按循乃脩字形近之誤今改正）

賈子卷弟十二竟

正定通恵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